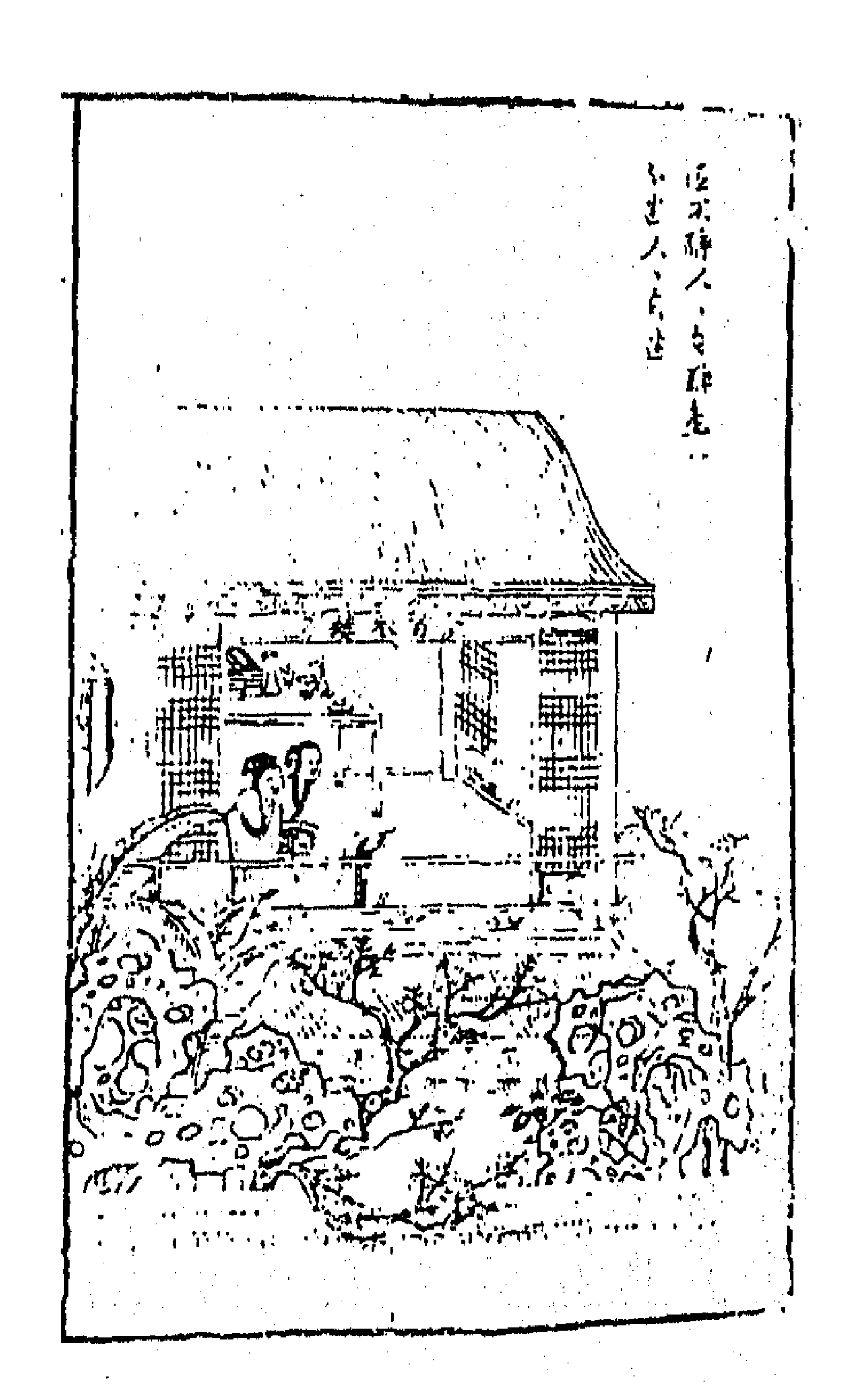
警世通言





第二十四卷

玉堂春落難逢夫（與舊刻王公子奮志記不同）

公子初年柳陌遊　玉堂一見便綢繆
黃金數萬皆消費　紅粉雙眸枉淚流
財貨拐　僕駒休　犯法洪同獄內囚
按臨驄馬冤愆脫　百歲姻緣到白頭

話說正德年間南京金陵城有一人姓王名瓊別號思竹中乙丑科進士累官至禮部尚書因劉瑾擅權劾了一本聖旨發回原籍不敢稍留收拾轎馬和家眷起身王爺暗想有幾兩俸銀都借在他人名下

謝王定可[illegible]

時取討不及況長子南京中書次子時當大比游踏半晌乃呼公子三官前來那三官雙名景隆字順卿年方一十七歲生得眉目清新丰姿俊雅讀書一目十行舉筆即便成文元是箇風流才子王爺愛惜勝如心頭之氣掌上之珍當下王爺喚至分付道我留你在此讀書叫王定討帳銀子完日作速回家免得父母牽掛我把這裡帳目都留與你叫王定過來我留你與三叔在此讀書討帳不許你引誘他胡行亂為吾若知道罪責非小王定叩頭說小人不敢次日收拾起程王定與公子送別轉到北京另尋寓所安

下公子謹依父命在寓讀書王定討帳不覺三月有
餘三萬銀帳都收完了公子把底帳扣算分厘不欠
分付王定選日起身公子說王定我們事體俱已完
了我與你到大街上各巷口閑要片時來日起身王
定遂即鎖了房門分付王人家用心看着生口房下
說放心小人知道二人離了寓所至大街觀看皇都
景致但見
人烟湊集車馬喧闐人烟湊集合四山五岳之音
車馬喧闐盡六部九卿之輩做買做賣總川方土
產奇珍閑蕩閑遊靠萬歲太平洪福處處衙街鋪

飾繡簇象棋學醉生歌、
公子喜之不盡、忽然又見五七箇官家子弟、各拿琵
琶絃子、歡樂飲酒、公子道、王定、好熱鬧去處、王定說
三叔、這等熱鬧、你還沒到那熱鬧去處哩、二人前至
東華門、公子睜眼觀看、好錦繡景致、只見門彩金鳳、
柱盤金龍、王定道、三叔、好麼、公子說、真箇好所在、又
走前面去、問王定、這是那裡、王定說、這是紫金城、公
子往裡一視、只見城內瑞氣騰騰、紅光燦燦、看了一
會、果然富貴無過於帝王、嘆息不已、離了東華門往
前又走、多時到一箇所在、見門前站着幾箇女子、衣

服整齊公子便問王定此是何處王定道此是酒店乃與王定進到酒樓上公子坐下看那樓上有五七席飲酒的內中一席有兩箇女子坐着同飲公子看那女子生得清楚比門前站的更勝幾分公子正看中間酒保將酒來公子便問此女是那裡來的酒保說道是一秤金家丫頭翠香翠紅三官道生得清氣酒保說這等就說標致他家裡還有一箇粉頭排行三姐號玉堂春有十二分顏色鴇兒索價太高還未梳櫳公子聽說留心叫王定還了酒錢下樓去說王定我與你春院衚衕走走王定道三叔不可去老爺

知道怎了公子說不妨着一看就回乃施至本司院門首果然是

花街柳巷繡閣朱樓家家品竹彈絲處處調脂弄粉黃金買笑無非公子王孫紅袖邀歡都是妖姿麗色正疑香霧彌天靄忽聽歌聲別院嬌總然道學也迷魂任是真僧須破戒

公子看得眼花撩亂心內躊躇不知那是一秤金的門正思中間有箇賣瓜子的小廝叫做金哥走來公子便問那是一秤金的門金哥說大叔莫不是要耍我引你去王定便道我家相公不嫖莫錯認了公子

王定見小 小主

說但求一見那金哥就報與老鴇知道老鴇忙出來迎接請進待茶王定見老鴇留茶心下慌張說三叔可回去罷老鴇聽說問道這位何人公子說是小价老鴇子道大哥你也進來喫茶去怎麼這等小器公子道休要聽他跟着老鴇往裡就走王定道三叔不要進去俺老爺知道可不干我事在後邊口言自語公子那裡聽他竟到了裏面坐下老鴇叫丫頭看茶茶罷老鴇便問客官貴姓公子道學生姓王家父是禮部正堂老鴇聽說拜道不知貴公子失瞻休罪公子道不礙休要計較久聞令愛玉堂春大名特來相

尚老們道前有一位客官要梳弄小女送一百兩財禮不曾許他公子道一百兩財禮小故學生不敢誇大話除了當今皇上往下也數家父就是家祖也做過侍郎老鴇聽說心中暗喜便叫翠紅請三姐出來見公子翠紅去不多時回話道三姐身子不健辭了罷老鴇起身帶笑說小女從幼嬌養了慣待老身自去喚他王定在傍喉急又說他不出來就罷了莫又去喚老鴇不聽去言走進房中叫三姐我的兒你時運到了今有王尚書的公子特慕你而來玉堂春低頭不語慌得那鴇兒便叫我兒王公子好箇標致人

物年紀不上十六七歲囊中頗有金錢你若打得上這箇玉兒不但名聲好聽也勾你一世受用玉姐聽說即時打扮來見公子臨行老鴇又說我兒用心奉承不要怠慢他玉姐道我知道了公子看玉堂春果然生得好、

鬢挽烏雲眉彎新月肌凝瑞雪臉襯朝霞袖中玉笋尖尖裙下金蓮窄窄雅淡梳妝偏有韻不施脂粉自多姿便數盡滿院名姝總輸他十分春色

玉姐偷看公子眉清目秀面白唇紅身段風流衣裳濟楚心中也自暗喜當下玉姐拜了公子老鴇就說

此非貴客坐處請到書房小敘公子相讓進入書房果然收拾得精緻明窗淨几古畫古爐公子却無心細看一心只對着玉姐鴇兒幫襯教女兒捱着公子肩下坐了分付丫鬟擺酒王定聽見擺酒一發着忙連聲催促三叔回去老鴇丟箇眼色與丫頭請道大哥到房裡喫酒翠香翠紅道姐夫請進房裡我和你喫鍾喜酒王定本不肯去被翠紅二人拖拖拽拽扯進去坐了甜言美語勸了幾杯酒初時還是勉強以後喫得熱鬧連王定也忘懷了索性放落了心且偷快樂正飲酒中間聽得傳報公子叫王定王定忙到

書房只見杯盤羅列本司自有答應樂人公[illegible]公子開懷樂飲王定走近身邊公子附耳低言叫到下處取二百兩銀子四疋尺頭再討散碎銀二十兩到這裏來王定道三叔要這許多銀子何用公子道不要你開管王定沒奈何只得來到下處開了皮箱取出五十兩元寶四箇并尺頭碎銀再到本司院說三叔有了公子看也不看都教送與鴇兒說銀兩尺頭權為令愛初會之禮這二十兩碎銀把做賞人雜用王定只道公子要討那三姐回去用許多銀子聽說只當初會之禮嚇得舌頭吐出三寸鴇兒一

此際月
深膵

見了許多東西就叫丫頭轉過一張空桌王定將銀子尺頭放在桌上鴇兒假意謙讓了一回叫玉姐我兒拜謝了公子又說今日是王公子明日就是玉姐夫了叫丫頭收了禮物進去小女房中還備得有小酌請公子開懷暢飲公子與玉姐肉手相攙同至香房只見圍屏小桌果品珍羞俱已擺設完備公子上坐鴇兒自彈弦子玉堂春清唱侑酒弄得三官骨軟筋痲神蕩魂迷王定見天色晚了不見三官動身連催了幾次丫頭受鴇兒之命不與他傳王定又不得進房等了一個黃昏翠紅要留他宿歇王定不肯自

回下處去了公子直飲到二鼓方散玉堂春殷勤伏
侍公子上床解衣就寢真箇男貪女愛倒鳳顛鸞徹
夜交情不在話下天明鴇兒叫廚下擺酒煮湯自進
香房追紅討喜叫一聲王姐夫可喜可喜丫頭小廝
都來磕頭公子分付王定每人賞銀一兩翠香翠紅
各賞衣服一套折釵銀三兩王定早晨本要來諫公
子回寓見他撒漫使錢有不然之色公子暗想道這
奴才手裡討針線好不爽利索性將皮箱搬到院裡
自家便當鴇兒見皮箱來了愈加奉承真箇朝朝寒
食夜夜元宵不覺住了一箇多月老鴇要生心打發

設一大席酒般哉演樂專請三官王姐二人赴壽筵
舉杯敬公子說王姐夫我女兒與你成了夫婦地
久天長凡家中事務全乞扶持那三官心裏只相瞞
子心裡不自在有那銀子首飾蘇王憑老鴇說謊人
下許多債負都替他還又打若干首飾酒器藏着下
我殷又許他改造房子又造百花樓一座與玉堂春
做臥房隨其科派件件許了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人自迷

急得家人王定手足無措三回五次催他回去三官
初時含糊答應以後逼急了反將王定痛罵王定沒

王姐勸正自難得從王姐所以那干去生若此今其[illegible]

[illegible]

奈何只得到求玉姐勸他王姐素知虔婆利害也來苦勸公子道人無千日好花有幾日紅你一日無錢他番了臉來就不認得你三官此時手內還有錢鈔那里信他這話王定暗想心愛的人還不聽他我勸他則甚又想老爺若知此事如何了得不如回家報與老爺知道憑他怎麽裁處與我無干王定乃對三官說我在北京無用先回去罷三官正厭王定多管巴不得他開身說王定你去時我與你十兩盤費你到家中禀老爺只說帳未完三叔先使我來問安王姐也送五兩撒子也送五兩王定拜別三官而去正

是

各人自掃門前雪　莫管他家瓦上霜

且說三官被酒色迷住不想回家光陰似箭不覺一年亡八淫婦終日科派要這上頭做生討粉頭買丫鬟遮亡八的窟窿待三官手內財空亡八一見無錢凡事疎淡不照常答應奉承又住了半月一家大小作鬧起來老鴇對玉姐說有錢便是本司院無錢便是養濟院王公子沒錢了還留在此做甚那曾見本司院舉了節婦你那心守那窮鬼做甚玉姐聽說只當耳邊之風一日三官下樓往外去了丫頭

來銀與鴇子。鴇子叫王堂春下來。我問你。幾時打發王三起身。王姐兒話不投機。後身向樓上便走。鴇子隨即跟上樓來。說奴才不理我麼。王姐兒說你們這等沒天理。王公子三萬兩銀子。俱送在我家。若不是他時。我家東也欠債。西也欠債。焉有今日這等足用。鴇子怒發。一頭撞去。高叫三兒打娼吖。忘八聽見。不分是非。便拿了皮鞭。赶上樓來。將王姐揪跌在樓上。東鞭亂打。打得髻偏髮亂。血淚交流。且說三官在个門外與朋友相叙。忽然面熱肉顫。心下懷疑。即辭別還走上百花樓。看見玉姐如此模樣。心如刀割。慌忙撫

可憐

未曾小事還是不放心

麼問其緣故玉姐睜開雙眼看見三官強把精神掙着說俺的家務事與你無干三官說冤家你為我受打還說無干明日辭去免得累你受苦玉姐說哥哥當初勸你回去你郤不依我如今孤身在此盤纏又無三千餘里怎生去得我如何放得心你若不能還鄉流落在外又不如忍氣且住幾日三官聽說悶倒在地玉姐近前抱住公子說哥哥你今後休要下擾去看那亡八淫婦怎麽樣行來三官說欲待回家難見父母兄嫂待不去又受不得忘八冷言熱語我又捨不得你待住那忘八淫婦只管打你玉姐說哥哥

打不打你休管他我與你是從小的兒女夫妻你豈
可一旦別了我看看天色又晚房中往常時丫頭秉
燈上來今日火也不與了玉姐見三官淚傷用手扯
到床上睡了一遍一聲長吁短氣三官與玉姐說不
如我去罷再接有錢的客官省你受氣玉姐說哥哥
那亡八淫婦任他打我你好歹休要起身哥哥在時
奴命在你身倘要去我只一死二人直哭到天明起
來無人與他碗水王姐叫丫頭拿鍾茶來與你姐夫
吃鴇子聽見高聲大罵大膽奴才少打叫小三自家
來取那丫頭小厮都不敢來玉姐無奈只得自巳下

放到厨下盛碗飯淚滴滴的拿上樓去說哥哥你喫飯來公子纔要喫又惱得下邊待不喫玉姐又勸公子方纔喫得一口那鴇婦在樓下說小三大膽奴才那有巧媳婦做出無米粥三官分明聽得他語只索隱忍正是

囊中有物精神旺　手內無錢面目慚

却說亡八惱恨玉姐待要打他倘或打傷了難教他掙錢待不打他他又戀着王小三十分逼的小三極了他是個酒色迷了的人一時他尋個自盡倘或尚書老爺差人來接那時把泥做也不乾左思右算無

可可施鴇子說我自有妙法叫他謝吟門去明日是你妹子生日如此如此喚做倒房計亡八道我也好鴇子叫了頭摟上問姐夫哭了你還沒有搗了上樓來說休怪俺家務事與姐夫不相干又照常擺上了酒喫酒中間老鴇忙陪笑道三姐明日是你姑娘生日你可同王姐夫封上人情送去與他王姐當晚封下禮物第二日清晨老鴇說王姐夫早起來趁涼可送人情到姑娘家去大小都離司院將半里老鴇故意喫一驚說王姐夫我忘了鎖門你回去把門鎖上公子不知鴇子用計回來鎖門不題且說亡八從那

小港轉過來，叫三姐頭上吊了簪子，哄的玉姐回頭，那亡八把頭口打了，兩騾順小巷流水出城去了。三官回院，鎖了房門，忙往外赶，不見玉姐，遇着一夥人，公子躬身便問列位曾見一起男女往那里去了，那夥人不是好人，却是短路的，見三官衣服齊整，心生一計，說纔往蘆葦西邊去了。三官說多謝列位，公子往蘆葦裡就走，這人哄的三官往蘆葦里去了，那忙走在前面等着，三官至近，跳起來喝一聲，却去扯住三官，齊下手，剝去衣服帽子，拿繩子捆在地上。三官手足難挣，昏昏沉沉挨到天明，還只想了玉堂春

說姐姐你不知在何處去那知我在此受苦不說公子有難且說七八淫婦拐着玉姐一日走了一百二十里地野店安下玉姐明知中了七八之計路上牽掛三官淚不停滴再說三官在蘆葦里口口聲聲叫救命許多鄉老近前看見把公子解了繩子就問你是那里人三官害羞不說是公子也不說閣玉堂家渾身上下又無衣服眼中吊淚說列位大叔小人是河南人來此小買賣不幸遇着歹人將一身衣服盡剝去了盤費一文也無衆人見公子年少拾了幾件衣服與他又與了他一頂帽子三官謝了衆人拾起

破衣穿了、拿破幘子戴了、又不是玉如、又沒了一箇錢、還進北京來、順着房簷底下、從早至黑、水也沒得口、三官低的眼黃到天黑、方纔又沒人家下他、有人說、想你這箇模樣子、誰家下你、你如今可到總舖門口去、有兒人打梆子、早晚勤謹、可以度日、三官從至總舖門首、只見一箇地方來顧人打更、三官向前叫大叔我打頭更、地方便問你姓甚麼、公子說我是王小三、地方說你打二更、踹失了更短了、我不打你錢、還要打哩、三官是箇自在慣了的人、貪睡了、晚間把更失了、地方罵小三、你這狗骨頭也沒造化、哭道、

自在似快着走三官自思無路沙到孤老院裡去存
身正是

一般院子裡　　苦樂不相同

却說那卜八鴇子說咱來了一個月想那王三必回
家去了咱們回去罷收拾行李回到本司院只有玉
姐每日思想公子寢食俱廢鴇子上樓來苦苦勸說
我的兒那王三已是往家去了你還想他怎麼南京
城內多少王孫公子你只是想着王三不接客你可
知道我的性子自討分曉我再不說你了說罷自去
了玉姐淚如雨滴想王順卿手內無半文錢不知怎

生去了你要去時通個信息免使我常常掛
念不知何日再得與你相見不說玉姐想公子且說
公子在北京院討飯度日北京大街上有個高手王
銀匠曾在王尚書處打過酒器公子在虔婆家打首
飾物件都用着他一日往孤老院過忽然看見公子
號了一跳上前扯住叫三叔你怎麼這等模樣三官
從頭說了一遍王銀匠說自古狠心亡八三叔你今
到寒家清茶淡飯暫住幾日等你老爺使人來接你
三官聽說大喜隨跟至王匠家中王匠依他是尚書
公子盡禮管待也住了半月有餘他媳婦見短不

小不得此

見尚書家來接只道丈 人說孫承若丈夫上街便係
說話自家一箇于男女那有問候他人好意問喚
表日各人要自達時務終不然在此養老送終三宜
受氣不過低着頭順着房簷往外出來信步而行走
至關王廟猛省關聖最靈何不訴他乃進廟跪於神
廟之極
前訴以十八拐兒負心之事拜禱良久起來閒看兩
廊畫的三國功勞却說廟門外街上有一箇小將兒
叫云本京瓜子一分一捅高郵鴨蛋半分一箇此人
是誰是賣瓜子的金哥金哥說道原來是年景消踈
買賣不濟當時本司院有王三叔在時一時照顧一二

說的好

百錢爪子、轉的來我父母喫不了、自從三叔回家去了、如今誰買這物二三日不曾發市怎麼過我到廟些歇歇再走金哥進廟裡來把盤子放在供卓上跪下磕頭三官却認得是金哥無顏見他雙手掩面坐於門限側邊金哥磕了頭起來也來門限上坐下三官只道金哥出廟去了、放下手來却被金哥認出說三叔你怎麼在這里三官含着淚將前事道了一遍金哥說三叔休哭我請你喫些飯三官說我得了飯金哥又問你這兩日沒見你三嬸來三官說久不相見了、金哥我煩你到本司院密密的與三嬸說我

如今這等窮看他怎麼說回來徒我，金哥應允[illegible]
盤往外就走，三官又說你到那里看風色，他若想我，
你便題我在這里如此若無真心疼我你便休說也
來回我他這人家有錢的另一樣待無錢的另一樣
待，金哥說我知道辭了三官往院裡來在於樓外邊
立着，就那玉姐手托香腮將汗巾拭淚聲聲只叫王
順卿我的哥哥你不知在那里去了，金哥說咲真箇
想三叔哩，咳嗽一聲，玉姐聽見問外邊是誰，金哥上
樓來說是我，我來買瓜子與你老人家磕哩，玉姐眼
中掉淚說金哥，縱有羊羔美酒喫不下，那有心緒磕

爪仔金哥說三姐你這兩日怎麼淡了三姐不理金哥又問你想三叔與想誰你對我說我與你接去王姐說我自三叔去後朝朝思想那里又有誰來我曾記得一本古人金哥說甚誰玉姐說昔有個亞仙久鄭元和爲他黃金使盡去打蓮花落後來收心勤讀詩書一舉成名那亞仙風月塲中顯大名我常恨亞仙之心怎得三叔他倸鄭元和方好金哥聽說口中不語心內自思王三到也與鄭元和相倸了雖不打蓮花落也在孤老院討飯喫金哥乃低低把三姐叫了一聲說三叔如今在廟中安歇叫我寄容的報與

你濟他些盤費、好上南京、王姐謊了一驚、金哥你要
哄我、金哥說、三嬸你不信、跟我到廟中看看去、王姐
說這里到廟中、有多少遠、金哥說、這里到廟中有三
里地、王姐說、怎麼敢去、又問三叔還有甚話、金哥說、
只是少銀子錢使用、並沒甚話、王姐說、你去對三叔
說、十五日在廟裡、等我、金哥去廟裡回復三官、就這
三官到王匠家中、倘若他家不留你、就到我家裡去、
等得王匠回家、又留住了公子、不題、却說老鴇又問
三姐、你這兩日不喫飯、還是想着王三哩、你想他、他
不想你、我兒好癡、我與你尋個比王三強的、你也新

鮮些玉姐說娘我心裡一件事不得停當掛了說你有甚麼事玉姐說我當初要王三的銀子黑夜與他說話指着城隍爺爺說誓如今等我還了願就接別人老鴇問幾時去還願玉姐道十五日去罷老鴇甚喜預先備下香燭紙馬等到十五日天未明就叫丫頭起來你與姐姐燒下水洗臉玉姐也懷心起來梳洗收拾私房銀兩并釵釧首飾之類叫丫頭拿了香馬徑往城隍廟裡去進的廟來天還未明不見三官在那里那曉得三官却躲在東廊下相等先已看見玉姐咳嗽一聲玉姐就知叫丫頭燒了紙馬你先去

我兩邊看看十帝閻君玉姐叫了丫頭轉身進來東廊下尋三官三官見了玉姐羞面通紅玉姐叫聲哥哥王順卿怎麼這等模樣兩下抱頭而哭玉姐將所帶有二百兩銀子東西付與三官叫他置辦衣帽買騾子再到院裡來你只說是從南京纔到休負奴言二人含淚各別玉姐回至家中鴇子見了欣喜不勝說我兒還了願了玉姐說我還了舊願發下新願鴇子說我兒你發下甚麼新願玉姐說我要再接王三把咱一家子死的滅門絕戶天火燒了鴇子說我兒這誓忒發得重了些從此歡天喜地不題且說三官

回到王匠家將二百兩東西遞與王匠王匠大喜道即到了市上買了一身紬絹衣服粉底皁靴絨襪瓦楞帽子青絲縧真川扇皮箱騾馬辦得齊整把磚頭瓦片用布包裹假充銀兩放在皮箱裡面收拾打扮停當雇了兩個小廝跟隨就要起身王匠說三叔略停片時小子置一杯酒餞行公子說不勞如此多蒙厚愛異日須來報恩三官遂上馬而去

粧成圈套入衚衕　鴇子焉能不强從

虧殺玉堂垂念永　固知紅粉亦英雄

却說公子辭了王匠夫婦徑至春院門首只見幾個

小樂工都在門首說話忽然看見三官氣象一新說了一跳飛風報與老拫老鴇聽說半晌不言這等求怎麽處向日三姐說他是宦家公子金銀無數我都不信逐他出門去了今日到帶有金銀好不惶恐人也左思右想老着臉走出來見了三官說姐夫從何而至一手扯住馬頭公子下馬唱了半個喏就要行說我夥計都在船中等我老鴇陪笑道姐夫好狠心也就是寺破僧醜也看佛面縱然要去你也看看玉堂春公子道向日那幾兩銀子値甚的學生豈肯放在心上我今皮箱內見有五萬銀子還有幾船貨物

夥計也有數十人有王定看守在那裏鴇子一發不肯放手了公子恐怕掣肘不將機就機進到院門坐下鴇兒分付廚下忙擺酒席接風三官茶罷就要走故意擺出兩定銀子來都是五兩頭細絲三官撿起袖而藏之鴇子又說我到了姑娘家酒也不曾喫就問你說你往東去了尋不見你尋了一個多月俺纔回家公子乘機便說虧你好心我那時也尋不見你王定來接我我就回家去了我心上也欠掛着王姐所以急急而來老鴇忙叫丫頭去報玉堂春丫頭一路笑上樓來王姐已知公子到了故意說奴才笑甚

麼丫頭說王姐夫又來了王姐故意譃了一跳說你
不要哄我不肯下樓老鴇慌忙自來王姐故意回臉
往裡瞧鴇子說我的親兒王姐夫來了你不知道麼
王姐也不語連問了四五聲只不答應這一時你要
罵又用着他扯一把椅子拿過來一直坐下長吁了
一聲氣王姐見他這樣樣故意回過頭起來嘍嚓嘵
在樓上說媽媽今日饒我這頓打老鴇忙扯起來說
我兒你還不知道王姐夫又來了拿有五萬兩花銀
船上又有貨物并夥計數十人比前加倍你可去見
他好心奉承王姐道發不新煩了我不去接他鴇子

道我兒發願只當取笑一手挽玉姐下樓來半路就叫王姐大三姐來了三官見了玉姐冷冷的作了一揖全不溫存老鴇便叫丫頭擺桌取酒斟上一鍾深深的腦遞與王姐夫權當老身不是可念三姐之情休走別家教人笑話三官微微冷笑叫聲媽媽這是我的不是老鴇慇懃勸酒公子喫了幾杯叫聲多擾抽身就走翠紅一把扯住叫玉姐與俺姐夫陪個笑臉老鴇說王姐夫你忒做絕了丫頭把門頂了休放你姐夫出去叫丫頭把那行李擡在百花樓去就在樓下重設酒席笙琴細樂又來奉承喫了半更老鴇

珍我先去了，請你夫妻二人叙話，三官玉姐正中其意，携手登樓，

如同久旱逢甘雨　好似他鄉遇故知

二人一晚叙話，正是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不覺鼓打四更，公子爬將起來說，姐姐，我走罷，玉姐說，哥哥，我本欲留你多住幾日，只是留君千日，終須一別，今番作急回家，再休惹閒花野草，見了二親，用意攻書，倘或成名，也爭得這一口氣，玉姐難捨王公子，公子難捨玉姐，王公子說哥哥你到家，只怕娶了家小，不念我，三官說，我怕你在北京另接一人，我再來也

我是安在你公何用

無益了、玉姐說、你指着聖賢爺說了誓願、兩人雙膝跪下、公子說我若南京再娶家小、五黃六月害病死了我、玉姐說、蘇三再若接別人、鐵鎖長枷永不出世、就將鏡子折開、各執一半、日後爲記、玉姐說、你敗了三萬兩銀子、空手而回、我將金銀首飾器皿、都與你拿去罷、三官說、亡八淫婦知道時、你怎打發他、玉姐說、你莫管我、我自有主意、玉姐收拾完備、輕輕的開了樓門、送公子出去了、天明鴇兒起來、叫丫頭燒下洗臉水、承下淨口茶、看你姐夫醒了時、送上樓去、問他要喫甚麽、我好做去、若是還睡、休驚醒他、丫頭走

上樓去見擺設的器皿都沒了、梳粧匣也出空了、撇在一邊、揭開帳子、床上空了半邊、跑下樓叫媽媽、說了、鴇子說奴才、慌甚麼、驚着你姐夫、丫頭說還有什麼姐夫、不知那里去了、俺姐姐回臉往裡睡着、老鴇聽說大驚、看小廝騾子都去了、連忙走上樓來、尋得皮箱還在、打開看時、都是箇磚頭瓦片、鴇兒便罵奴才、王三那里去了、我就打死你、爲何金銀器皿他都偷去了、玉姐說我發過新願了、今番不是我接他來的、鴇子說你兩箇昨晚說了一夜說話、一定曉得他去處、亡八就去取皮鞭、玉姐拿箇首帕、將頭扎了、口

裡說待我尋王三還你忙下樓來往外就走拐子樂工恐怕走了隨後趕來王姐行至大街上高聲叫屈闘肘殺命只見地方都來了拐子說奴才他到把我金銀首飾盡情拐去你還放刁亡八說由他們到家裡算帳王姐說不要說嘴咱往那裡去那是我家我同你到刑部堂上講講憑家裡是公侯宰相朝郎駙馬你那里的金銀器皿萬物要平箇理一箇行院人家至輕至賤那有什麼大頭面戴往那里去小廝王向昔公子在我家費了三萬銀子誰不知道他去了試問你昨日見他有了銀子又去哄到家裡圖謀

了他行李不知將他下落在何處列位做箇證見說得鴇子無言可答亡八說你叫王三拐去我的東西你反來圖賴我王姐舍命就罵亡八淫婦你圖財殺人還要說嘴見今皮箱都打開在你家裡銀子都拿過了那王三官不是你謀殺了是那箇鴇子說他那里有甚麽銀子都是磚頭瓦片哄人王姐說你親口說帶有五萬銀子如何今日又說沒有兩下厮鬧衆人曉得三官敗過三萬銀子是真其餘的事未必都將好言勸解王姐說列位你既勸我不要到官也得我罵他幾句出這口氣衆人說憑你罵罷王姐罵道

你這乞八是喂不飽的狗撈子是塡不滿的坑不肯思量做生理只是排局騙別人奉承盡是天羅網說話皆是陷人坑只圖你家長興旺那管他人貧不貧八百好錢買了我與你挣了多少銀我父叫做周彥亨大同城裡有名人買良爲賤該非罪興販人口問充軍哄誘良家子弟猶自可圖財殺命罪非輕你一家萬分無天理我且說你兩三分衆人說玉姐駡得勾了撈子說讓你駡許多時如今該同去了玉姐說要我同去須立箇文書執照與我衆人說文書如何寫玉姐說要寫不合買良爲娼及

公斷 依料公

圖財殺命等語。亡八那裡肯寫。玉姐又叫起屈來。衆人說。買良爲娼也是門戶常事。那人命事不的實。都難招認。我們只主張寫箇贖身文書與你罷。亡八還不肯。衆人說。你莫說別項。只王公子三萬銀子也勾買三百箇粉頭了。玉姐左右心不向你了。拾了他罷。衆人都到酒店裡面討了一張綿紙。一人念一人寫。只要亡八搗子押花。玉姐道。若寫得不公道。我就扯碎了。衆人道。還你停當寫道。

立文書本司樂戶蘇淮同妻一秤金向將錢八百文討大同府人周彥亨女玉堂春在家本望接客

靠老奈女不願爲娼、寫到不願爲娼玉姐說這句就是了、須要寫收過王公子財禮銀三萬兩亡八道三兒你也拿些公道出來這一年多費用去了、鴇道也說衆人道只寫二萬罷又寫道

有南京公子王順卿與女相愛淮得過銀二萬兩憑衆議作贖身財禮今後聽憑玉堂春嫁人并與本戶無干立此爲照

後寫正德年月日立文書樂戶蘇淮同妻一秤金見人有十餘人衆人先押了花蘇淮只得也押了一秤

余也費箇十字玉姐收訖又說列位老爹我還有一件事要先講個明衆人曰又是甚事玉姐曰那百花樓原是王公子蓋的撥與我住了頭原是公子買的要叫兩個來伏侍我以後米麪柴薪菜蔬等項須是一一供給不許措勒短少並待我嫁人方止衆人說這事都依着你玉姐辭謝先回去了又請衆人喫過酒飯方散正是

周郎妙計高天下　賠了夫人又折兵

話說公子在路夜住曉行不數日來到金陵自家門首下馬王定看見諕了一驚上前把馬扯住進的門

兩三官坐下，王定一家拜見了，三官就問我老爺安
麼，王定說安，大叔二叔姑爹姑娘何如，王定說俱安，
又問你聽得老爺說我家來，他要怎麼處，王定不言，
長吁一口氣，只看看天，三官就知其意，你不言語想
是老爺要打死我，王定說三叔老爺誓不留你，今番
不要見老爺了，私去看看老奶奶和姐姐兄嫂討些
盤費，他方去安身罷，公子又問老爺近二年，與何人
相厚，央他來與我說個人情，王定說無人敢說，只除
是姑娘姑爹意思間稍題題，也不敢直說，三官道王
定你去請姑爹來，我與他講這件事，王定即時去請

劉齋長何上舍到來、敘禮畢、何劉二位說三月、你我此、等俺兩箇與咱爺講過、使人來叫你、若不依時、稍信與你、作速進命、二人說罷、竟往潭府來、見了王尚書、坐下、茶罷、王爺問何上舍田庄好麼、上舍答道好、王爺又問劉齋長學業何如、答說不敢、連日有事、不得讀書、王爺笑道、讀書過萬卷、下筆如有神、秀才、將何爲本、家無讀書子官從何處來、今後須宜勤學、不可將光陰錯過、劉齋長唯唯謝教、何上舍問咨位前這墻幾時築的、一向不見、王爺笑曰、我年大了、無多田産、日後恐怕大的二的爭競、預先分爲兩分、二人

分說三分家事如何只做兩分三官回來叫他那裡住了爺聞說心中大惱老夫平生所箇小兒那里又你第三箇二人齊聲叫爺你如何不疼三官王景隆當初還是爺不是托他在北京討帳無有一箇去接尋休說三官十六七歲北京浩花柳之所就是久慣江湖也迷了心二人雙膝跪下吊下淚來王爺說沒下稍的狗畜生不知死在那裡了再休題起了正說間二位姑娘也到眾人都知三官到家只哄著王爺一人王爺說今日不請都來想必有甚事情即叫家奴擺酒何靜悲欠身打一躬曰你閨女昨晚作一夢

會哭會講
隔手不想
不哭自哭

夢三官王景隆步上翫樓叫他姐姐共他把盞二更鼓做了這個夢半夜起來搗枕哭到天明思想著我不接三官今日特來問問三舅的信音劉心齋亦說有三舅在京我夫婦日夜不安今我與姨夫湊些盤費明日起身去接他回來王爺含淚道賢婿家中還有兩個兒子無他又待怎生何劉二人往外就走王爺向前扯住問賢婿何故起身二人說爺撒手你家親生子還是如此何況我女婿也大小兒女放聲大哭兩個哥哥一齊下跪女婿也跪在地上奶奶在後邊吊下淚來引得王爺心動亦哭起來王定跑出來

說三叔如今老爺在那里哭你你好過去見老爺不要待等惱了王定推着公子進前聽跪下說爹爹不孝兒王景隆今日回了那王爺兩手擦了淚哭說那無耻畜生不知死的往那里去了北京城街上最多遊食光棍偶與畜生面龐廝像假充畜生來家哄騙我財物可叫小廝拿送三法司問罪那公子往外就走一位姐姐趕至二門首攔住說短命的你待往那里去三官說二位姐姐開放條路與我逃命罷二位姐姐不肯撒手推至前来雙膝跪下兩個姐姐手指着三命的娘為你痛得肝腸碎一家大小為你哭得

眼花那個不傘掛眾人哭在傷情處王爺一聲喝住眾人不要哭說我依着二位姐夫收了這畜生可叫我怎麼處他眾人說消消氣再處王爺搖頭奶奶說憑我打罷王爺說可打多少眾人說任爺爺打多少王爺道須依我說不可阻我要打一百大姐二姐跪下說爹爹饒命不敢阻當容你兒待替罷大哥二哥每人替上二十大姐二姐每人亦替二十王爺說打他二十大姐二姐說叫他姐夫也替他二十只看他這等其瘦一棍打在那里等他瘦消肉肥那時打他不進王爺笑道我兒你也說得是想這畜生天理巳

絕良心已喪、打他何益、我問你家無生活計、不怕斗量金、我如今又不做官了、無處挣錢作何生意以為糊口之計、要做買賣我又無本錢與你二位姐夫問他那銀子還有多少、何劉便問三舅銀子還有多少、王定接過皮箱、打開蓋是金銀首飾器皿等物、王爺大怒罵狗畜生你在那裡偷的這東西、快寫首狀、休要玷辱了門庭、三官高叫爹爹息怒聽不肖兒一言、遂將初遇玉堂春後來被鴇兒如何哄騙盡了、如何虧了王銀匠收留、又虧了金哥報信、玉堂春私將銀兩贈我回鄉這些首飾器皿皆玉堂春所贈備細述

了一遍王爺聽說罵道無恥狗畜生自家三萬銀子都花了却要娼婦的東西可不羞殺了人三官說兒不曾强要他的是他情愿與我的王爺說這也罷了看你姐夫面上與你一箇庄子你自去耕地布種公子不言王爺怒道王景隆你不言怎麼說公子說這事不是孩兒做的王爺說這事不是你做的你還去嫖院罷三官說兒要讀書王爺笑曰你已放蕩了心猿意馬讀甚麼書公子說孩兒此回篤志用心讀書王爺說既知讀書好緣何這等胡為何靜庵立起身來說三舅受了艱難苦楚這下來改過遷善料想要

用心前去王爺說就依你衆人說送他到書房裡去、叫兩個小厮去伏侍他即將就叫小厮送三官往書院裡去兩個姐夫又來說三舅久别望老爺留住他與小婿共飲則可王爺說賢婿你如此乃非教子之方休要縱他二人道老爺言之最善於是翁婿大家痛飲盡醉方歸這一出父子相會分明是

月被雲遮重露彩　花遭霜打又逢春

却說公子進了書院清清獨坐只見满架詩書笔山硯海歎道書阿相别日久且是生疏欲待不看焉得一舉成名却不辜負了玉姐言語欲待讀書心猿放

心猿意馬終無了日敗子回頭便作家只要狠下一轉

湯意馬難收公子尋思一會拿着書來讀了一會心下只是想着玉堂春忽然鼻聞甚氣耳聞甚聲乃問書童道你聞這書裡甚麽氣聽聽甚麽响書童說三叔俱沒有公子道沒有呀原來鼻聞乃是脂粉氣耳聽即是箏板聲公子一時思想起來玉姐當初吩付我是甚麽話來叫我用心讀書我如今未曾讀書心意還丟他不下坐不安寢不寧茶不思飯不想梳洗無心神思恍惚公子自思可怎麽處他走出門來只見大門上掛着一聯對子十年受盡窗前苦一舉成名天下聞這是我公公作下的對聯他中舉會試官

至侍郎後來喈爹爹在此讀書官到尚書我今在此讀書亦要攀龍附鳳以繼前人之志又見二門上有一聯對子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公子急回書房看見風月機關洞房春意公子自思乃是此二書亂了我的心將一火而焚之破鏡分叙俱將收了心中回轉發志勤學一日書房無火書童往外取火王爺正坐叫書童書童近前跪下王爺便問三叔這一會用功不曾書童說稟老爺得知我三叔先時通不讀書胡思亂想體瘦如柴這半年整日讀書晚下讀至三更方纔睡五更就起直至飯後方纔梳洗口雖喫

飯眼不離書王爺道奴才你好說謊我親自去看他書並叫三叔老爺來了公子從從容容迎接父親王爺悄悄觀他行步安詳可以見他學問王爺正面坐下公子拜見王爺曰我限的書你看了不曾我出的題你做了多少公子說爹爹嚴命限兒的書都看了題目都做完了但有餘力旁觀子史王爺說拿文字來我看公子取出文字王爺看他所作文課一篇强如一篇心中甚喜叫景隆去應儒士科舉罷公子說兒讀了幾日書敢望中舉王爺說一遭中了雖多兩遭中了甚廣出去觀觀場下科好中王爺就寫書

貞提學察院許公子科舉竟到八月初九日進過頭場寫出文字與父親看王爺竟道這七篇中有何難到二場三場俱完王爺又看他後場每道不任散來決是魁解話分兩頭却說玉姐自上了百花樓從不下樓是日悶倦叫丫頭拿棋子過來我與你下盤棋丫頭說我不會下玉姐說你會打雙陸麼丫頭說也不會玉姐將棋盤雙陸一皆撇在樓板上丫頭見玉姐眼中吊淚即忙擺過飯來說姐姐你從昨晚沒用飯你吃個點心玉姐拿過分為兩半右手拿一塊吃左手拿一塊與公子丫頭欲接又不敢接玉姐啼然

暗聽見不是公子將那一塊點心掉在樓板上丫頭又忙撥過一碗湯來說飯乾燥喫些湯罷玉姐哪裡得一口淚如湧泉放下了問外邊是甚麼响了頭說今日中秋佳節人人慶月處處笙歌俺家姊妹行紅姐都有客哩玉姐聽說口雖不言心中自思哥哥今已去了一年了叫丫頭拿過鏡子來照了一照猛然諕了一跳如何瘦的我這樣樣把那鏡丟在床上長吁短歎走至樓門前叫丫頭拿椅子過來我在這裡坐一坐坐了多時只見明月高升譙樓鼓轉玉姐叫丫頭你可收拾香燭過來今日八月十五日乃是你

姐夫進三場日子我燒一炷香保佑他王姐下樓來當天井跪下說天地神明今月八月十五日我哥王景隆進了三場愿他早占鰲頭名揚四海祝罷深深拜了四拜有詩爲證

對月燒香禱告天　何時得泄腹中冤
王郎有日登金榜　不枉今生結好緣

却說西樓上有個客人乃山西平陽府洪同縣人拿有整萬銀子來北京販馬這人姓沈名洪因聞玉堂春大名特來相訪老鴇見他有錢把翠香打扮當作玉姐相交數日沈洪方知不是苦求一見是夜丫頭

下樓取火與玉姐燒香小翠紅忍不住多嘴說了沈姐夫你每日間想玉姐今夜下樓在天井内燒香我和你悄悄地張他沈洪將三錢銀子買囑了丫頭悄然跟到樓下月明中看得仔細等他拜禱起身時嚷玉姐大驚問是甚麼人答道在下是山西沈洪有數萬本錢在此販馬久慕玉姐大名未得面覩今日得見如撥雲霧見青天望玉姐不棄同到西樓一會玉姐怒道我與你素不相識今當黃夜何故自恃財勢妄生事端沈洪又哀告道王三官也只是個人我也是個人他有錢我亦有錢那些兒強似我說罷就

上前要摟抱玉姐被玉姐照臉啐一口急急上樓關了門罵了丫頭好大膽如何放這野狗進來沈洪沒意思自去了玉姐思想起來分明是小翠香小翠紅這兩個奴才報他又罵小淫婦小賤人你接着得意孤老也好了怎該來囉唣我罵了一頓放聲悲哭但得我哥哥在時那個奴才敢調戲我又氣又苦越想越慘正是

可人去後無日見　　俗子來時不待招

却說三官在南京鄉試終場閒坐無聊每日只想玉姐南京一般也有本司院公子再不去走到了二十

好句起手以應家法承上作收

九開榜之日，公子想到三更已後，方纔睡着，外邊報喜的，說王景隆中了第四名，三官夢中聞信，起來梳洗，揚鞭上馬，前擁後簇，去赴鹿鳴宴，父母兄嫂，姊夫姐姐，喜做一團，連日做慶賀筵席，公子謝了主考，辭了提學，墳前祭掃了，起了文書，禀父母得知，兄要早些赴京，到僻靜去處安下，看書數月，好入會試，父母明知公子本意，牽掛玉堂春，中了舉，只得依從，叫天哥二哥來，景隆赴京會試，昨日祭掃，有多少人情，大哥說，不過三百餘兩，王爺道，那只勾他人情使用，分外再與他一二百兩，拿去，二哥說，稟上爹爹，用不得許

多銀子。王爺說你那知道我那同年門生在京頗多，往返交接，非錢不行。等他手中寬裕，書也有與。景隆收拾行裝，有知心同年約上兩三位，分付家人到張先生家看了良辰，公子恨不的一翅飛到北京，邀了幾個朋友，僱了一隻船，即將拜了父母，辭別兄嫂，兩個姐夫邀親朋至十里長亭，酌酒作別，公子上的船來，手舞足蹈，莫知所之。衆人不解其意，他心裡只想着三姐玉堂春，不則一日到了濟寧府，舍舟起旱。不在話下。再說沈洪自從中秋夜見了玉姐，到如今朝思暮想，廢寢忘餐，時年二十二，訪賢姐，只為這冤家

沈洪亦自可憐是兩何中郎似也

害的我一絲兩氣七顛八倒望二位可憐我孤身在外舉眼無親替我勸化玉姐叫他相會一面雖死在九泉之下也不敢忘了二位活命之恩說罷雙膝跪下翠香翠紅說沈姐夫你且起來我們也不敢和他說這話你不見中秋夜駡的我們不耐煩等俺媽媽來你央浼他沈洪說二位賢姐替我請出媽媽來翠香姐說你跪着我再磕一百二十個大响頭沈洪慌忙跪下磕頭翠香即時就去將沈洪說的言語述與老鴇老鴇到西樓見了沈洪問沈姐夫喚老身何來沈洪說別無他事只爲不得玉堂春到手你若討襯

翠紅可傳一秤金在命

我成就了此事休說金銀便是殺身難保老娼聽說口內不言心中自思我如今若許了他倘三兒不肯放我如何若不許他怎哄出他的銀子沈洪見老娼躊躇不語便看翠紅翠紅丟了一個眼色走下樓來洪即跟他下去翠紅說常言姐愛俏娼愛鈔你多拿些銀子出來打動他不愁他不用心他是使大錢的人若少了他不放在眼裡沈洪說要多少翠香說不要少了就把一千兩與他方纔成得此事也是沈洪命運該敗渾如鬼迷一般即依着翠香就拿一千兩銀子來叫媽媽財禮在此老娼說這銀子老身權收

下你都不要性急待老身慢慢的假他沈洪开讲說
小子懸懸而望正是
　請下烟花諸葛亮　欲圖風月玉堂春
且說十三省鄉試榜都到午門外張掛王銀匠邀金
哥說王三官不知中了不曾兩個跑在午門外南直
隸榜下看解元是書經徑下第四個乃王景隆王匠
說金哥好了三叔已中在第四名金哥說你看看的
確怕你識不得字王匠說你說話好欺人我讀書讀
到孟子難道這三個字也認不得隨你叫誰看金哥
聽說大喜二人買了一本鄉試錄走到本司院里去

報玉堂春說。三叔中了。王姐叫丫頭將試錄拿上樓來。展開看了。上刊第四名王景隆。註明應天府儒士禮記。王姐步出樓門。叫丫頭忙排香案。拜謝天地。起來先把王匠謝了。轉身又謝金哥。唬得亡八鴇子魂不在體。商議說。王三中了。舉不久到京。白白地要了玉堂春去。可不人財兩失。三兒向他孤老。決沒甚好言語。搬鬭是非。教他報往日之仇。此事如何了。鴇子說。不若先下手為強。亡八說。怎麼樣下手。老鴇說。喒已收了沈官人一千兩銀子。如今再要了他一二千。賤些價錢賣與他罷。亡八說。三兒不肯。如何擺布。

些術逃去是愁生些非擺佈妙

日殺猪宰羊買一卓紙錢假說來獄廟還了紙
說了晉合家從良再不在烟花巷裡小三若聞知從
良一節必然也要往獄廟燒香叫沈官人先安排擒
子去逕撞往山西去公子那時就來不見他的情人心
下就冷了卞大說此計大妙那時俯瞻地與沈洪商
議又要了他一千銀子次早丫頭報與玉姐從家殺
猪宰羊上獄廟哩玉姐問為何丫頭道聽得媽媽說
爲玉姐夫中了恐怕他到京來報從今日發願合家
從良玉姐說是真是假丫頭說當真哩昨日沈姐夫
都辦去了如今再不接客了玉姐說既如此你對媽

奶說我也要去燒香老揭說三姐你要去快梳洗我喚轎兒擡你玉姐梳粧打扮同老揭出的門來正見四個人擡着一頂空轎老揭便問此轎是僱的這人說正是老揭說這里到嶽廟要多少僱價那人說擡去擡來要一錢銀子老揭說只是五分那人說這個事小請老人家上轎老揭說不是我坐是我女兒要坐玉姐上了轎那二人擡着不往東嶽廟去徑往西門去了走有數里到了上高轉折去處玉姐回頭看見沈洪在後騎着個騾子玉姐大叫一聲吆想是亡八鴇子盜賣我了玉姐大罵你這些賊狗奴擡我往那

罷去沈洪說往那里去我爲你去了二千兩銀子買你往山西家去玉姐在轎中號啕大哭罵不絕那轎夫擡了飛也似走行了一日天色已晚沈洪尋了一座店房排合盃美酒指望洞房歡樂誰知玉姐題着便罵觸着便打沈洪見店中人多恐怕出醜想道甕中之鼈不怕他走了權耐幾日到我家中何愁不從於是反將好話奉承並不去犯他玉姐終日啼哭自不必說却說公子一到北京將行李上店自己帶兩個家人就往王銀匠家探聽玉堂春消息王匠請公子坐下有見成酒且與三杯接風慢慢告訴王匠

說拿酒來斟上三官不好推辭連飲了三盃又問玉
姐敢不知我來王匠叫三叔開懷再飲三盃三官說
勾了不喫了王匠說三叔久別多飲幾盃不要太謙
公子又飲了幾盃問這幾日曾見玉姐不曾王匠又
叫三叔且莫問此事再喫三盃公子心疑站起說有
甚或長或短說個明白休悶死我也王匠只是勸酒
却說金哥在門首經過知道公子在內進來磕頭叫
喜三官問金哥你三婚近日何如金哥年幼多嘴說
賣了三官急問說賣了誰王匠瞅了金哥一眼金哥
縮了口公子堅執盤問二人瞞不過說三婚賣了公

子問幾時賣了王匠說有一個月了公子聽說一頭撞在塵埃二人忙扶起來公子問金哥賣在那里去了金哥說賣與山西客人沈洪去了三官說你那三嬸就怎麽肯去金哥叙出鴇兒假意從良殺猪宰羊上嶽廟哄三嬸同去燒香私與沈洪約定僱下轎子擡去不知下落公子說亡八盜賣我玉堂春我與他算帳那時叫金哥跟着帶領家人逕到本司院里進的院門亡八眼快跑去躲了公子問衆丫頭你家主娘何在無人敢應公子發怒房中尋見老鴇一把揪住叫家人亂打金哥勸住公子就走在百花樓上看

見綿帳羅幃越加愁悶把箱籠盡行打碎氣得癡呆了問丫頭你姐姐嫁那[illegible]可老實說饒你打丫頭說去燒香不知道就偷賣了他公子滿眼落淚說寃家不知是正妻是偏妾丫頭說他家裡自有老婆公子聽說心中大怒恨罵忘八淫婦不仁不義丫頭說他今日嫁別人去了還疼他怎的公子滿眼流淚正說間忽報朋友來訪金哥勸三叔休惱三婚一時不在了你縱然哭他他也不知道今有許多相公在店中相請公子在院中都要來公子聽說恐怕朋友笑話即便起身回店公子心中氣悶無心應舉意欲

束裝回家朋友輩知都來勸說順卿兄功名是大事表子是末節那里有爲表子而不去求功名之理公子說列位不知我奮志勤學皆爲玉堂春的言語激我寃家爲我受了千辛萬苦我怎肯輕捨衆人叫順卿兄你倘聯捷幸在彼地見之何難你若回家憂慮成病父母懸心朋友笑恥你有何益三官自思言之甚當倘或僥倖得到山西平生願足矣數言勸醒公子會試日期已到公子進了三場果中金榜二甲第八名刑部觀政三個月選了眞定府理刑官即遣轎馬迎請父母兄嫂父母不來回書說教他做官勤愼

老爺念你年長未娶已聘劉都堂之女不日送至任所成親公子一心只想玉堂春全不以聘娶為喜正是

已將路柳為連理　翻把家雞作野鴛

且説沈洪之妻皮氏也有幾分顏色雖然三十餘歲比二八少年也還風騷平昔間嫌老公粗蠢不會風流又出外日多在家日少皮氏色性太重打熬不過間壁有個監生姓趙名昂自幼慣走花柳場中為人風月近日喪偶雖然是納粟相公家道已在消乏之一邊一日皮氏在後園看花偶然撞見趙昂彼此有心

都在上了趙昂訪知巷口做媒的王婆在池家走動識熟且是利口善於詼諧說合巧將白銀二十兩賄賂王婆央他通腳皮氏平昔間不良的口氣已有在王婆肚裡况且今日你貪我愛一說一上幽期密約一墻之隔梯上梯下做就了一點不明不白的事趙昂一者貪皮氏之色二者要騙他錢財枕席之間竭力奉承皮氏心愛趙昂但是開口無有不從恨不得連家當都津貼了他不上一年傾囊倒篋騙得一空初時只推事故暫時那借借去後分毫不還皮氏只愁老公回來盤問時無言回答一夜與趙昂商議

欲要跟趙昂逃走他方趙昂道我又不是赤脚漢如何走得便走了也不免吃官司只除暗地謀殺了沈洪做個長久夫妻豈不盡美皮氏點頭不語那趙昂有心打聽沈洪的消息曉得他討了院妓玉堂春一路回來即忙報與皮氏知道故意將言語觸惱皮氏皮氏怨恨不絕於聲問如今怎麼樣對付他說好趙昂道一進門時你便數他不是與他尋鬧叫他領着娼根另住那時憑你安排了我央王婆賒得些砒霜在此飯便放在食器內把與他兩個吃等他雙死也罷單死也罷皮氏說他好吃的是辣麵趙昂說辣

娘內正好下針兩人囫圇已定只等沈洪入來不一日沈洪到了故鄉叫僕人和玉姐轎停門外自己先進門與皮氏相見滿臉陪笑說大姐休怪我如今做了一件事皮氏說你莫不是娶了個小老婆沈洪說是了皮氏大怒說爲妻的整年月在家守活孤孀你却花柳快活又帶這潑淫婦回來全無夫妻之情你若要留這淫婦時你自在西廳一帶住下不許來纏我我也沒福受這淫婦的拜不要他來見然說罷啼哭起來拍檯拍凳口裏千亡八萬淫婦罵不絕聲沈洪勸解不得想道且暫時依他言語在西廳住幾日

落得受用等他氣消了時却領玉堂春與伊磕頭沈洪只道渾家是喫醋誰知他有了私情又見房中空虛了正怕老公進房借此機會打發他另居正是

你向東時我向西　各人有意自家知

不在話下却說玉堂春曾與王公子設誓今番怎肯失節於沈洪腹中一路打稿我若到這厭物家中將情節哭訴他大娘子求他做主以全節操慢慢的寄信與三官教他將二千兩銀子來贖我去却不好及到沈洪家裡聞知大娘不許相見打發老公和他往西廳另住不遂其計心中又驚又苦沈洪安排床帳

在廂房安頓了蘇三自巳却去窩伴皮氏隨後又

被皮氏三回五次摧趕沈洪說我去西廳時你大

娘着惱皮氏說你在此我反惱了我眼前倒不

倘沈洪唱箇淡喏謝聲得罪出了房門逕往西廳而

來原來玉姐乘着沈洪不在檢出他鋪蓋撇在廳中

自巳關上房門自睡了任沈洪打門那裡肯開却好

皮氏叫小段名到西廳看老公睡也不曾沈洪平日

原與小段名有情那時扯在鋪上草草合歡也當春

風一度事畢小段名自去了沈洪身子困倦一覺睡

去直至天明却說皮氏這一夜等趙昂不來小段名

同後老公又睡了番來覆去一夜不曾合眼天明早起討下一軸麵煮熟分作兩碗皮氏悄悄把砒霜撒在麵内却將辣汁澆上叫小段名送去西廳與你爹爹喫小段名送至西廳叫道爹爹大娘欠你送辣麵與你喫沈洪見是兩碗就叫我兒送一碗與你二娘喫小段名便去敲門玉姐在床上問做甚麽小段名說請二娘起來喫麵玉姐道我不要喫沈洪說想是你二娘還要睡莫去鬧他沈洪把兩碗都喫了須臾而盡小段名收碗去了沈洪一時肚疼叫道不好了死也死也玉姐還只認假意看看聲音漸變開門出

來看時只見洪洪九竅流血而死也不知什麼緣故慌慌的高叫救人只聽得腳步响皮氏早到不等王妞開言就變過臉故意問道好好的一個人怎麼就死了想必你這小淫婦弄死了他要去嫁人王妞說那丫頭送麵來叫我喫我不要喫並不曾開門誰知他喫了便肚疼死了必是麵裡有些緣故皮氏說放屁麵裡若有緣故必是你這小淫婦做下的不然你如何先曉得這麵是喫不得的不肯喫你說並不曾開門如何都在門外這謊死情由不是你是誰說罷假哭起養家的天來家中僮僕養娘都亂做一堆皮

氏就將三尺白布摑頭扯了玉姐往知縣處叫屈正值王知縣升堂喚進問其緣故皮氏說小婦人皮氏丈夫叫沈洪在北京為商用千金娶這娼婦叫做玉堂春為妾這娼婦嫌丈夫醜陋因喫辣麵暗將毒藥放入丈夫喫了登時身死望爺爺斷他償命王知縣聽說問玉堂春你怎麼說玉姐說爺爺小婦人原籍北直隸大同府人氏只因年歲荒旱父親把我賣在本司院蘇家賣了三年後沈洪看見要我回家皮氏嫉妒暗將毒藥藏在麵中毒死丈夫性命反倚刁潑展賴小婦人知縣聽玉姐說了一會叫皮氏想你見

那男子棄舊迎新，你懷恨在心，藥死親夫，此情理或有之。皮氏說，爺爺，我與丈夫從幼的夫妻，怎忍做這絕情的事。這蘇氏原是不良之婦，別有個心上之人，分明是他藥死，要圖改嫁，望青天爺爺明鏡。知縣乃叫蘇氏，你過來，我想你須係娼門，你愛那風流標致的人，想是你見丈夫醜陋，不趁你意，故此把毒藥藥死是定。叫皁隸把蘇氏與我夾起來。玉姐說，爺爺，小婦人雖在烟花巷裏，跟了沈洪又不曾難爲半分，怎下這般毒手。小婦人果有惡意，何不在半路謀害，既到了他家，他怎容得小婦人做手腳，這皮氏昨夜就

捏出沈大不許他進房今早的麵出於皮氏之手小
婦人並無干涉王知縣見他二人各說有理叫皂隸
暫把他二人寄監我差人訪定再將二人進了南牢
不題卻說皮氏差人將密傳與趙昂叫他快來打點
趙昂拿着沈家銀子與刑房吏一百兩書手八十兩
掌案的先生五十兩門子五十兩兩班皂隸六十兩
禁子每人二十兩上下打點停當封了一千兩銀子
放在罈內當酒送與王知縣知縣受了次日清晨升
堂叫皂隸把皮氏一起提出來不多時到了當堂跪
下知縣說我夜來一夢夢見沈洪說我是蘇氏藥死

與那皮氏無干、玉堂春正待分辨、知縣大怒說人是苦蟲不打不招叫皂隸與我拶起著實打問他招也不招他若不招就活活敲死玉姐熬刑不過說願招、知縣就放下刑具皂隸適纔與玉姐畫供、知縣說皮氏召保在外、玉堂春收監皂隸將玉姐手肘腳鐐帶進南牢、禁子牢頭都得了趙上舍銀子、將玉姐百般凌辱、只等上司詳允之後就遞病狀結果他性命、正是

安排縛虎擒龍計　斷送愁鸞泣鳳人

且說有個刑房吏姓劉名志仁爲人正直無私、素知

皮氏與趙昂有奸、都是王婆說合、數日前撞見王婆往生藥舖內贖砒霜、說要藥老鼠、劉志仁就有些疑心、今日做出人命來、趙監生使着沈家不疼的銀子來衙門打點、把蘇氏買成死罪、天理何在、躊躇一會我下監去看看、那禁子正在那裏逼玉姐要燈油錢志仁喝退衆人、將溫言寬慰玉姐、問其冤情、玉姐垂淚拜訴來歷、志仁見四傍無人、遂將趙監生與皮氏私情、及王婆贖藥始末、細說一遍、分付你且耐心守用、待後有機會、我指點你去叫冤、日逐飯食、我自供你、玉姐再三拜謝、禁子見劉志仁做主、也不敢則聲

此話閙過不題，却說公子自到真定府爲官，興利除害，吏畏民悦，只是想念玉堂春，刻刻不然。一日正在煩惱，家人來報老奶奶家中送新奶奶來了。公子聽說，接進家小，見了新人，口中不言，心內自思：容貌到也齊整，怎及得玉堂春風趣。當時擺了合歡宴，喫下合卺盃，畢姻之際，猛然想起多嬌，當初指望白頭相守，誰知你嫁了沈洪，這官誥却被別人承受了。雖然陪伴了劉氏夫人，心裡還想着玉姐，因此不快。當夜中了傷寒，又想當初與玉姐別時，發下誓願，各不嫁娶，心下疑惑，合眼就見玉姐在傍。劉夫人遣人到處

有該府縣官都來問安請名醫切脉調治一月之外纔得痊可公子在任年餘官聲大著行取到京吏部考選天下官員公子在部點名已畢回到下處焚香禱告天地只願山西爲官好訪問玉堂春消息須臾馬上人來報王爺點了山西巡按公子聽說兩手加額趂我平生之願矣次日領了勑印辭朝連夜起馬往山西省城上任訖即時發牌先出巡平陽府公子到平陽府坐了察院觀看文卷見蘇氏玉堂春問了重刑心內驚慌其中必有蹺蹊隨叫書吏過來選一個能幹事的跟着我私行採訪你衆人在內不可走

漏消息公子時下換了素巾青衣隨跟書吏暗暗出了察院僱了兩個騾子往洪同縣路上來這趕腳的小厮在路上閒問二位客官往洪同縣有甚貴幹公子說我來洪同縣要娶個妾不知誰會說媒小厮說

說話打個回頭

你又說娶小俺縣里一個財主因娶了個小妾害了性命公子問怎的害了性命小厮說這財主叫沈洪婦人叫做玉堂春他是京裡娶來的他那大老婆皮氏與那鄰家趙昂私通怕那漢子回來知道一服毒藥把沈洪藥死了這皮氏與趙昂反把玉堂春送到本縣將銀買囑官府衙門將玉堂春屈打成招問了死

非送在監裡若不是虧了一個外郎幾時便死了公子又問那王堂春如今在監死了小厮說不曾公子說我要娶個小你說可投着誰做媒小厮說我送你往王婆家去罷他極會說媒公子說你怎知道他會說媒小厮說趙昂與皮氏都是他做牽頭公子說如今下他家裡罷小厮竟引到王婆家裡叫聲乾娘我送個客官在你家來這客官要娶個小你可與他說媒王婆說累你我轉了錢來謝你小厮自去了公子夜間與王婆攀話見他能言快語是個積年的馬泊六了到天明又到趙監生前後門看了一遍與沈洪

家與縣相通可知做事方何無來喫了早飯過了王
婆唐錢說我不曾帶得財禮到省下回來再作商議
公子出的門來離了縣子是夜便到省城時晚進了
察院不題次早坐火發牌按臨洪同縣各官參見過
分付就要審錄王知縣回縣門刑房吏書即將文卷
審冊連夜開寫停當明日送審不題却說劉志仁與
玉姐寫了一張無頭帖藏在身到次日清晨王知縣
坐在監門首把應解犯人點將出來玉姐披枷帶鎖
眼淚紛紛隨解子到了察院門首伺候開門巡捕官
回風已畢解審牌出公子先喚蘇氏一起玉姐口稱

得不付
說行不
又權知
興更大

冤枉淚懷中訴狀呈上公子擡頭見玉姐這般模樣
心中悽慘叫聽事官接上狀來公子看了一遍問說
你從小嫁沈洪可還接了幾年客玉姐說爺爺我從
小接着一個公子他是南京禮部尚書三舍人公子
怕他說出醜處喝聲住了我今只問你謀殺人命事
不消多講玉姐說爺爺若殺人的事只問皮氏便知
公子叫皮氏問了一遍玉姐又說了一遍公子分付
劉推官道聞知你公正廉能不肯玩法徇私我來到
任尚未出巡先到洪同縣訪得這皮氏藥死親夫累
玉姐受屈你與我把這事情用心問斷說罷公子退

堂劉推官回衙升堂就叫蘇氏你謀殺親夫是何意故王姐說冤屈分明是皮氏串通王婆和趙監生合計毒死男子縣官要錢逼勒成招今日小婦拚死訴冤望青天爺爺做主劉爺叫皁隸把皮氏拏上來問你與趙昂姦情可真麼皮氏抵賴沒有劉爺即時拏趙昂和王婆到來面對用了一番刑法都不肯招劉爺又叫小段名你送麵與家主喫必然知情喝教夾起小段名說爺爺我說罷那日的麵是俺娘親手盛起叫小婦人送與爹爹喫小婦人送到西廳爹叫新娘同喫新娘關着門不肯起身回道不要喫俺爹自

家哭了。即時口鼻流血死了。劉爺又問趙昂姦情。小段名也說了。趙昂說這是蘇氏買來的硬証。劉爺沉吟了一會。把皮氏這一起分頭送監。吽一書吏過來。這起潑皮奴木苦不肯招。我如今要用一計。用一個大櫃放在丹墀內。鑿幾個孔兒。你帶紙筆暗藏在內。不要走漏消息。我再提來問他。不招即把他們鎖在櫃左櫃右。看他有甚麼說話。你與我用心寫來。劉爺分付已畢。書吏即辦一大櫃。放在丹墀。藏身於內。劉爺又吽皂隸把皮氏一起提來再審。又問。招也不招。趙昂皮氏王婆三人齊聲哀告。說就打死小的。那裡

敵小秀老婆頭吃打好此稱出

招劉爺大怒分付衆人各自出些飯來把這趙四才着實拷問把他放在井排裡連小段名四人鎖於四處不許他交頭接耳衆隸把這四人鎖在樻的四角衆人盡散都說皮氏擡起頭來四顧無人便叫小段名小奴才你如何亂講今日再亂講時到家中活敲殺你小段名說不是夾得疼我也不說王婆便叫皮大姐我也受這刑杖不過等劉爺出來說了罷趙昂說好娘我那些虧著你倘捱出官司去我百般孝順你即把你做親母王婆說我許不聽你哄我叫我圓成了許我做親娘許我兩石麥還欠八斗許我一

石米都下了糠粃段衣而奔止與我一傢伙布裙許
我好房子不曾得住你幹的事沒天理殺我只管與
你熬刑受苦皮氏說老娘這遭出去不敢忘你恩捱
過今日不招便沒事了櫃裡書吏把他說的話盡記
了寫在紙上劉爺升堂先叫打開櫃子書吏跪將出
來眾人都唬軟了劉爺看了書吏所錄口詞再要拷
問三人都不打自招趙昂從頭依直寫得明白各各
畫供已完遞至公案劉爺看了一遍問蘇氏你可從
幼為娼還是良家出身蘇氏將蘇淮買良為賤先遇
王尚書公子揮金三萬後被老鴇一秤金趕逐將奴

賢

賍賣與沈洪爲妾一路未曾回歷備細說了劉推官情知王公子就是本院提筆定罪

皮氏凌遲處死趙昂斬罪非輕王婆贖藥是通情杖責段名示衆王縣貪酷罷職追贓不恕衙門蘇淮買良爲賤合充軍一秤金三月立枷罪定

劉爺做完申文把皮氏一起俱已收監次日親捧招詳送解察院公子依擬留劉推官後堂待茶問蘇氏如何發放劉推官答言發還原籍擇夫另嫁公子屏去從人與劉推官吐膽傾心備述少年設誓之意今日煩此府爺地差人送至北京王銀匠處暫居足感

起慭劉推官領命奉行自不必說那說公子行下關文到北京本司院提到蘇淮一秤金依律問罪蘇淮已先故了一秤金認得是公子還叫王姐夫被公子喝教重打六十取一百斤大枷枷號不勾半月嗚呼哀哉正是

萬兩黃金難買命　一朝紅粉已成灰

再說公子一年任滿復命還京見朝已過便到王匠處問信王匠說有金哥伏侍在頂銀衚衕居住公子即往頂銀衚衕見了玉姐二人依然大哭公子已知玉姐守節之美玉姐已知王御史就是公子彼此稱

謝公子說我父母娶了個劉氏夫人甚是賢德也知道你的事情必不嫉忌常夜同伙同宿如膠漆次日王匠金哥都來磕頭賀喜公子謝二人往日之恩分付本司院蘇淮家當原是玉堂春置辦的今蘇淮夫婦已絕將遺下家財撥與王匠金哥二人管業以報其德上了個省親本辭朝和玉堂春起馬共同南京到了自家門首把門人急報老爺說小老爺到了老爺聽說甚喜公子進到廳上排了香案拜謝天地拜了父母兄嫂兩位姐夫姐姐都相見了又引玉堂春見禮已畢玉姐進房見了劉氏說奶奶坐上受

我一拜劉氏說姐姐您說這話你在先奴在後玉姐說奶奶是名門宦家之子奴是烟花出身微賤公子喜不自勝當日正了妻妾之分姊妹相稱一家和氣公子又叫王定你當先在北京三番四復規諫我乃是正理我今與老老爺說將你做老管家以百金賞之後來王景隆官至都御史妻妾俱有子至今子孫繁盛有詩歎云

鄭氏元和已著名　三官闕院是新聞
風流子弟知多少　夫貴妻榮有幾人

第二十四卷